



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之二十二

科舉

始置進士科唐薛登疏曰古之取士考素行之碩詢鄉曲之學以敦朴為先雕文為後以計貢賢愚為州之榮辱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冀缺以禮遜升而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行而下不從也漢世求士必觀其行魏取放達晉先門閥梁陳尚詞賦隋文納李諤之言禁浮詞煬帝始置進士科後生相馳競綴小文名曰策學以浮為貴

本傳

唐科取士有三學館曰生徒州縣曰鄉貢天子自詔曰

制舉

選舉志

南院東墻唐舊制都省考試南放榜南院東墻別築起

一堵高丈餘未辨色自北院將榜南院張之國史補

千佛名經唐張倬東之之孫數舉進士不第捧登科記

頂上戴之曰此千佛名經

宴名宴名有九五曰櫻桃六日月燈雜進士尤重櫻桃
宴櫻桃之熟和以糖酪

大科頭小科頭進士榜出便往期集院狀元請一人為

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主樂兩人一

人主飲妓放榜後大科頭兩人第一部也小科頭一人

第二部也常宴小科頭主之大宴大科頭主之並撫言

探花宴進士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陵二人為探

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人被罰

榜花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有姓氏稀僻者曰榜花並秦

中記

春關得第謂之前進士俱捷謂之同年列姓名於慈恩

寺謂之題名籍而入選謂之春關不捷而醉飽謂之打

眊燥國史補

建福門鼓動新進士放榜翌日排建福門候謁宰相時

有詩云華陽觀裏鍾聲起建福門前鼓動時即其日也

南部新書

泥金信新進士及第以泥金貼子附家書謂之泥金信

開元天寶遺事

燒尾宴士人初登第必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云虎化

為人惟尾不化須得燒去乃化又說新羊入群羊抵觸

須燒其尾乃定又說魚躍龍門化為龍時必雷為燒其

尾乃得化聞見錄

謝衣鉢放榜後狀元以下到主司定謝名曰謝衣鉢也也謂得主司名第其或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謝大衣鉢也撫言

龍門交州記有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化成龍不得過曝腮點額血流此水恒如丹池後漢地理志注又謂龍門今在絳州後李膺傳注

龍虎榜唐歐陽詹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群王涯聯第進士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詹傳

巨鰲戴石盧肇江西解末有謝啓云巨鰲負負顛首冠蓬山有司恠其語答曰頑石處山巨魚戴之非首冠耶撫
槐花黃諺云槐花黃舉子忙唐翁承贊詩雨中粧點望

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特特為君忙

雷起南山呂蒙正微時於洛陽龍門利涉院與温仲舒讀書有詩曰八灘風急浪花飛手把漁竿傍釣磯自是釣頭香餌別此心終待得魚歸又云恠得池塘春水滿夜來雷雨起南山後狀元及第位至宰相

呼狀元韓持國知穎川府時彥以狀元及第唱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此呼時簽判彥終身銜之馬涓巨濟亦以狀元及第為秦簽亦呼狀元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既為判官不可曰狀元巨濟媿

謝邵氏聞見錄

白衣公卿進士科始於隋大業盛於唐正觀其重謂之

白衣公卿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國史補

芙蓉鏡唐李固言下第遊蜀遇一老姥與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明年果狀頭及第詩賦有人鏡芙蓉之目所遇老姥金天神也酉陽雜俎

挽弓躬狗裴元質舉進士夜夢一狗從竇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擊以為不祥夢神解之曰苟第字頭也弓者第字身也箭者第字堅也有擊為第也尋唱第朝野僉議

夢踐積木孫屋夢積木數百踐其上自謂必作狀元居眾材之上已而果然撫言

樹頭花塚中骨胥偃應舉時夢徐將軍斬下頭項作詩云昔作樹頭花今為塚中骨以為不祥明年徐夔榜第二人及第南部新書

第三人五代李慶顯德中舉進士工詩有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樞密王朴以此一聯薦於申文炳知舉遂為第三人王壺清話

第四人張文景以古文馳名第四人登第不厭所望有詩云驚天動地張文景只得南宮第四人續歸世錄

第五人唐崔偃試進士東都吳武陵謂偃曰公方為天子求竒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偃讀之乃杜牧阿房宮賦坐客皆驚武陵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偃謝已得其人至第五偃未應問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偃曰如教牧果異等武陵傳

第十三人孟賓于湖湘連上人與李昉同擢第後昉寄賓于詩曰初携書劒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

名喧洛下只今詩句滿江南

夢龍駱駝丁咸序未第時夢乘龍而起回顧又有駱駝
在後二十年方捷殿榜出亞其名乃龍起次駱起因悟
夢江南野史

崔公下過堂唐張曙與崔昭緯同赴舉問卜者卜者殊
不顧曙曙有愠色卜者曰郎君亦及第但崔家郎君拜
相當於此時過堂既而張果不第崔首冠曙以詩別之
曰千里江山陪驢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浣沙溪上
雨綠楊芳草為何人後七年崔大拜曙果於裴公下及
第於崔公下過堂撫言

六舉孟賓于華山神上琰有如一年乞一琰凡六擲得
上上大吉每年下第有詩今各舉一聯第一年云蟾宮

空手下澤國有誰來第二年云水國二親應探榜龍門
三月又傷春三年云仙島却回空說夢清朝未達自嫌
身四年云雲僧不見城中事問是今年第幾人五年云
因逢日者教重應忍被雲僧勸却歸天福九年符下及
第果六舉也郡國雅談

夢葬劉發秦少游夢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
歲發首薦坡集

夢剃髭髯李文定公迪美髭髯未御試前一夕夢被人

剃其髭髯俱盡迪惡之有解者曰秀才須作狀元緣今

歲省元是劉滋已替滋矣非元而何是歲果然第一精

斫頭留項劉公沆天聖中辦裝赴省夢被人斫落頭甚

惡之人解曰狀元不到你只得第二人公詰曰雖斫却

頭留項在裏項沈劉留同音果第二人及第

席帽離身國初猶襲唐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席帽自

隨李巽累舉不第鄉人曰李秀才不知甚時席帽離身

及第後乃遺鄉人詩曰當年蹤跡困泥塵不意乘時亦

化鱗為報鄉閭親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並青箱雜記

造榜天唐陸衰舉進士時方遷幸六月榜出甚暑李士

轍戲曰造榜天也譏衰進非其時也

新郎君薛逢晚年厄於宦途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綴

行而出團司所由數十人見逢行李蕭然前導曰回避

新郎君逢輾然遣介語曰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

曾東塗西抹來
撫言

收第若摘髭佳句喧眾口考官敢瑕疵連年收科第若

摘頷下髭韓退之詩

鬱輪袍唐王維素為岐王所知將應鬱告王為地王令

作琵琶曲引至貴戚家自彈其曲曰鬱輪袍貴戚大愛

之王曰此非伶人乃能文之士遂為夤緣是年為舉首

廣異記

列方物備充庭通典武后長壽二年始令舉人獻歲列

於方物前以備充庭詩充庭初識蒼龍礎賜醴行沾白

獸樽

子弟五人同及第慶曆五年仁宗臨軒賜進士第詳議

官祝諫侍廷中男唐次諮季許及一壻皆擢第每唱一

名祝即稱謝是日諫五拜殿下仁宗嘉賞之澠水燕談

試進士沿革開寶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訟不公帝御講

武殿覆試御試自此始賜詩自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甲次自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及第日賜袍笏自祥符中姚暉榜始賜宴自呂蒙正榜始賜同進士出身自王世則榜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榜封彌謄錄覆考編排皆始於祥符景德之間唐制禮部試舉人夜以三鼓為限本朝率用白晝不復繼燭國朝事實

廷試以策呂公著知貢舉密奏曰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今來廷試乞出自宸衷惟以詔策咨訪治道自是上臨軒始以策試進士呂家傳

墨氈書榜李紆侍郎放舉人命筆吏勒紙書榜未及填禮部貢院字吏得疾令史王杲亦善書詔令終其事值杲醉以氈筆染不能加墨迨明方覺字體濃淡相間反

致其妍自後之遂為故事賈魏公談錄

日五色賦李程試日五色賦破題云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擢為狀元後浩虛舟應宏詞復試此題程虞浩愈於已馳一介取本觀破題云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

錦標盧肇黃頗皆宜春人同舉郡守獨餞頗明年肇狀元及第歸郡守會肇觀競渡肇即席作詩云報道是龍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太守大慚古今詩話

喜得陳傳周師厚在鄭獬榜及第只壓得陳傳自賦詩云有眼不堪看鄭獬回頭尤喜得陳傳朱定國詩

破天荒荊州人每歲解舉人多不成名號天荒解劉蛻以荊州解及第號破天荒北夢瑣言

九肋舉人盧肇赴舉先達問所從來曰某袁民也先達曰袁出舉人耶答曰袁之舉人亦猶沅江鱉甲九肋者稀據言

王俊民爲狀元嘉祐中未御試京師傳王俊民爲狀元莫知言所起及御試王荆公楊樂道爲群定官舊制詳定官不得立等荆公以覆考官所定第一人未當別取一人爲狀元樂道以爲不可議論未決遂各以已意進稟詔從荆公之請發封乃王俊民也筆談

手搏爭狀元太祖時王嗣宗與趙昌言爭狀元於殿前乃命二人手搏約勝者與之趙昌言髮禿嗣宗歐其幞頭墜地趨前曰臣勝之上笑以嗣宗爲狀元涑水記聞
先衣新衣王拱辰與歐公同年進士文忠自監元省元

赴廷試銳意魁天下明日當唱名備新衣一襲拱辰輒先衣以入文忠怪焉拱辰笑曰爲狀元者當依此唱名果第一邵氏後錄

五色雲天聖五年仁宗試進士韓魏公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曰五色雲見從官皆賀魏公家語

不在温飽王曾青州發解及南省廷試皆爲首冠中山劉子儀爲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沂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飽東軒筆記

於休哉楊大年爲翰林學士適禮部院試天下士一日合鄉里待試者或云學士必持文衡幸預以教之大年作色而入曰於休哉大年果知貢舉凡程文用於休哉者皆中選而當時坐中之客半不以爲意不用也邵氏後錄

及第授官正奏名第一甲賜進士及第第二甲同進士及第第三甲第四甲賜進士出身第五甲賜同進士出身特奏名第一等二名附前五甲餘並登仕郎第二等京府助教等三等上州文學第四等下州文學並郊第五等諸州助教進士第一人承事郎第二第三人文林郎第四第五人從事郎以下至第五甲並迪功郎官品**月燈毬**唐進士開宴寄於曲江亭既徹饌則移樂泛舟又有燈閣打球之會故坡詩有曲江船舫月燈毬之句

坡詩注

制科仁宗天聖間從夏竦之奏增重制科之目於是自賢良方正以下其科爲六自書判拔萃以下其科爲四驗之以進策十卷先之以過閣六論薦之糾之以臺諫

上書乞應制舉夏英公以父没王事授丹陽縣主簿上

書乞應制舉其略曰若陛下以枕流漱石爲達則臣世居市井若陛下以金榜丹桂爲材則臣未忝科第若陛下以鳩杖台背爲德則臣始踰弱冠若陛下以荷戈控弦爲勇則臣生不綿歷若陛下令臣待詔公車指陳時事猶可與漢唐諸生並驅較其先後真廟再言賞激召赴中書試論六首一曰定四時別九州聖功孰大論二曰考定明堂制度論三曰光武二十八將功業先後論四曰九功九法爲國何先論五曰舜無爲禹勤事孰優論六曰曾參何以不列四科論是歲中制科歸田錄

制科無登三等宋興以來御試制科舉人無登三等者惟吳育第二等餘皆四等除此則落之

東軒筆錄

一舉三十年推恩富鄭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

法蓋公與河南進士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相善公作

相不欲私之故為天下之制至今行之聞見錄

詩丹霞照上三清路瑞錦裁成五色毫預想平生騰躍

處龍津春碧浸仙桃鄭天上高高月桂叢分明四十一

枝風滿懷春色向人動遮路亂花迎馬紅鶴馭迥飄雲

雨外蘭亭不在管絃中居然盡是前賢事何必青樓倚

碧空趙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為跋勅案前

人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遲王仁裕閑思蓬島會神仙二百

同年最少年利市襴衫拋白紵風流名字寫紅牋歌樓

夜宴停銀燭柳巷春泥污錦鞵王禹偁折桂一枝先許我

穿楊三葉盡驚人樂天鶴使曉來華表上分明說得帝都

春門開闔闔星河在榜注神仙姓字新韓持國春官南院

院墻東曉色初明日色紅文字一千重馬擁喜歡三十

二人同眼看魚變辭凡水心逐鶯飛弄曉風莫怪雲泥

從此隔摠曾惆悵去年中陳標桃花先透三層浪月桂高

攀第一枝閨苑更無前驟馬杏園都是後題詩男兒顯

達當如此滿袖馨香天下知陳元老青雲隨步登華榻紅

雪飄香入杏園王禹偁綠袍不怕露痕濕走入亂紅深處

來朝來已與碧桃約留住東風不放開鄭才唱第三條

燭盡南宮風月盡難成韋承昭洗眼上林看躍馬賀詩先

到古宣城東坡新向月中攀桂後更從天上領春回趙名

同夜月家家見聲逐春雷處處聞翼三春省壁鶯遷榜

一字天津馬渡橋禹錫長樂遙聽上苑鍾彩衣稱慶桂香

濃義山

下第

飲墨水梁試進士不中程者飲以墨水又北齊選舉監

者飲墨水一斗坡詩注

眼迷五色李才叔為東坡客坡知貢舉才叔下第有詩

云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王直方詩話

夢貼月飛沈彬嘗夢着錦衣貼月飛識者謂身不入月

不及第果然雅言參述

蝶夢入桐花泉州劉昌言作下第詩云唯有夜來蝴蝶

夢翩翩飛入刺桐花青箱雜記

綱官蜀人石揚休屢拔鄉薦常屈春官蜀人比之綱官

蓋謂牙校部士貢入京師只空歸也續歸田錄

九泣都門月曹鄴未第時詩云一辭巖桂叢九泣都門

月年年孟春至看花不如雪雅言參述

白臘明經張鷟號青錢學士謂萬選萬中時有董方九

舉不第號曰白臘明經與鷟為對朝野僉載

白頭英雄唐制進士科甚重其老死文場者亦無恨故

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曷得英雄盡白頭國史補

宋五坦率唐德宗微行西明寺宋濟葛巾方抄書上曰

茶請一椀濟曰鼎水方煎自可潑之上曰作何事業是

何姓名濟曰姓宋第五應進士舉須臾聞呼官家濟惶

懼上曰宋五坦率後聞禮部放榜上令探濟無名上曰

宋五又坦率也盧氏

味如中酒唐人下第詩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坡注

下第集句 石曼卿下第集句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天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嫦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須沾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着處朱衣騎馬是何人西清詩話年去年來來去忙為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春風舞一場

歸燕詩 唐章孝標下第為歸燕詩獻庾庚承宣云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天大厦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庾得詩恨遺才期秋薦引庾果重典禮曹章遂擢第 雲溪友議

孟浩然詩 令狐楚知張祜錄其詩三百首表薦之值元稹在內庭上問祜詩高下稹曰張祜彫蟲小巧恐變陛下風雅由是失意祜以詩自悼云賀知章口徒勞說孟

浩然身更不疑

曾到蓬山 張漬陳商下狀元及第翰林覆落趙嘏以詩貽之曰莫向春風訴酒盃謫仙真箇是仙才猶堪與世為祥瑞曾到蓬山頂上來 並據言

羅隱詩 六載辛勤九陌中却尋歧路五湖東名慙桂苑一枝綠臆憶松江滿筋紅浮世到頭須適性男兒何必盡成功唯應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 南楚新聞

花樣不同 盧合不及第出都投逆旅有一人附火吟曰學織錦綾工未多亂投機杼錯拋梭莫教宮錦行家見把似文章笑殺他因問之云舊隸宮錦坊近以薄技投本行云如今花樣不同且東歸也 盧氏雜記

文章罷生兒 胡曾下第詩云翰苑何時休嫁女文章早

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凡人折一枝

報羅使進士放榜後至春關前須有一人謝世名曰報

羅使言報大羅天也秦中雜記

刀劍傷孟郊下第詩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名賢詩話

與孤寒爭路雍熙二年三月己未親試進士梁顥以下

賜及第始唱名內有李宗諤宰相昉之子呂蒙亨參政

呂蒙正之弟王紱鹽鐵使明之子許待問度支仲宣之

子上曰斯並世家與孤寒爭路縱以藝升天下亦謂朕

有私也並下第聖政編年

倒棚孩兒苗振召試館職晏殊語之曰君父從仕必踈

筆硯今將就試宜稍溫習振曰豈有三十年為老娘而

倒棚孩兒者乎既而試澤宮選士賦押韻有王字振曰

率土之濱莫非王由是不中選殊聞曰苗君竟倒棚却

孩兒矣筆談

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之二十二

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之二十三

才德

金山王海南史朱异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士明山賓表薦於梁武帝曰器宇宏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异傳

豐年玉荒年穀世稱庾元康為豐年玉王稚恭為荒年穀

梁稷織繡劉孝標稱劉訐超超如半天朱霞劉歊矯矯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織繡南史

言若湧泉戴胄為大理卿犯顏據正參處法意隨類指

摘言若湧泉胄傳

萬頃陂王蕙恬靜若萬頃陂南史

鳳雛水鏡龐德翁謂諸葛孔明爲卧龍龐統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

南州冠冕龐統少時往見司馬德操德操採桑樹上統乃樹下自晝達夜談論稱之爲南州冠冕並蜀志

陳元龍湖海之士陳登字元龍有威名魏太祖表爲廣陵太守卒後許汜與劉備在劉表坐上與備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曰君言豪寧有事耶曰昔過下邳見元龍元龍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風所望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取是元龍所諱也如小人則卧百尺高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表大笑呂布傳

德星聚陳太丘詣荀淑元方御車季方驂乘群尚幼抱

於車中荀淑使慈明應門行酒文若小坐於膝餘六龍下食太史奏德星聚五百里有賢人聚

滄海道珠狄仁傑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特異其才謝曰仲丘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

餘子瑣瑣陳矯季弼謂陳登曰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竒材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元德餘子瑣瑣焉足錄所敬如此何驕之有呂布傳

暗中摸索可識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忘或謂其不聰乃

曰卿自難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自可識國出

纂史

口伐可汗唐太宗時突厥寇太原鄭德芳勞之虜以不信咎中國德芳隨語折責突厥愧服太宗賜書知公口伐可汗德芳傳

霹靂手裴琰之為同州司戶年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輕之吏白積案數百崇義使趣斷之乃命吏連紙進筆省決一日畢予奪當理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即自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本傳

一言賢十萬衆唐初或告馮盎叛太宗詔發江淮甲卒討之魏徵諫曰今四海已平盎尚何事反未服當懷之以德帝乃遣韋叔諧諭盎盎遣子入侍帝曰徵一言賢

於十萬衆盜傳

獨出蒙輪康子元與趙冬曦議燔柴不從張說曰康子獨出蒙輪以當一隊耶本傳

讀碑覆棋王粲與人行讀道傍碑而背誦之又觀棋局壞粲為覆之棋者不信以帕蓋更以他局為之相校不失一路

誦路傍碑蕭穎士嘗與李華陸據游洛龍門讀誦路傍碑穎士即誦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穎士傳

讀曹娥碑楊修為曹公主簿至江南讀曹娥碑背有八字曰黃綰幼婦外孫齏臼操不解問脩脩曰解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脩解曰絕妙好辭

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校三十里語林

談壘謝胡兒語庾道季諸人暮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

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庾伯恭來濟河焚舟世說

談數裴頡善談論時人謂之言談之林藪本傳

口中雌黃王衍善玄言惟談莊老義理有所不安隨卽

改更世號口中雌黃衍傳

瓊林瑤樹王戎嘗曰王衍神姿高澈如瑤林瓊樹自是

風塵表物戎傳

觸目琳琅珠玉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

往別屋見繡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琳琅珠玉

世說

體儀立玉山濤啓事征南將軍羊祐體儀玉立可以整

肅朝廷職官分紀

玉山嵇康字叔夜山濤曰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

獨立其醉也悵然若玉山之將頽本傳

八斗才謝靈運云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

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竒才博識安足繼之魏志

一片文章李建博覽羣籍頗善理論宋齊丘嘗曰李相

善談不必潤色自是一片文章矣南康近事

臥虎陳留耆舊傳高謹字孝甫敦實少華口不能劇語

而好深沉之謀其徒號曰臥虎又曰癡不語高孝甫

白玉碑進士牛益夢至天第吏曰此羣玉宮也見殿上

有白玉碑朱書字蒙以絳紗大字云中洲天仙籍其次

皆姓字數千其中惟識數人乃呂夷簡李迪余靖而已

有故人呂臻掌此官益問今世卿相亦皆仙乎曰十中
七人李綽尚書故實

玉管銀管梁元帝為湘東王嘗記錄忠臣義士文章之
美者筆有三品忠孝全者以玉管書之德行精粹者以
銀管書之文章贍麗者以班竹管書之

金榜銀榜鐵榜崔紹暴卒復生云見冥門列榜人間姓
名將相列金榜其次銀榜州縣小官並列長鐵榜言行

上江左興亡商浩識度深遠尤善玄言為風流談論者

所宗屏居十年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俟其出處以
卜江左興亡因省之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後為

都督欲蕩平關河為姚襄大敗坐廢本傳

駕輕車就熟路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

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

父為之先後若燭照數計而龜卜韓送石洪序

要人爭令出門下議論出入經史踔厲風發率常屈其

坐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要人爭令出我門下

交口譽之柳子厚碑

不如一縫掖後漢皇甫規解官居安處鴈門太守刺謁

規卧不迎曰卿食鴈美乎有語頃王符至規驚起衣不

及帶屣履出迎時人謂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

掖本傳

蒹葭倚玉樹晉毛曾與夏侯玄並坐時人謂之蒹葭倚

玉樹

氣廟屈賈壘氣廟屈賈壘目短曹劉墻曳裾置醴地奏

賦入明光老杜壯遊詩

腹中空洞無物晉周顛字伯仁性寬裕王導甚重之嘗枕顛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有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數百人導亦不以為忤

大兒小兒借面監厨曹公遷都許或問禰衡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見荀或有容儀而趙稚長有腹決因曰文若可借面吊喪趙稚長可使監厨請客衆人皆切齒

轉般倉王元咎黎宗孟皆為荆公學世謂黎為模畫手一點一畫不出前人王為轉般倉致無贏餘但有所欠以其因人成能無自得也後山居士談叢

釘坐梨崔澹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子遠亦有文采

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為人目為釘坐梨言為坐所琢也

唐崔瑄傳

大才槃槃晉陽秋云諺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揚州獨步

王文度後來出人郗嘉賓

群飛刺天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群飛刺天子柳

文厚

冰鏡青天晉樂廣字彥輔衛瓘何晏曰此人之冰鏡瑩若披雲霧而覩青天又謂冰清本傳

一團和氣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春風中朱公揆見明道先生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並程氏外書

落筆中書堂老杜詩憶獻二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

赫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

起草姿公含起草姿不遠明光殿杜甫

揮翰手收取玉堂揮翰手歐公小試玉堂揮翰手後山

屋上烏六韜武王登夏臺以臨商民周公曰愛人者愛

其屋上烏憎人者憎其屋上烏杜甫詩云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

銀鈎玉唾山谷次錢穆父詩云銀鈎玉唾明蠶紙松篋

輕涼并送仙

詩我評君材甚高妙孤竹截管空桑琴眉宇之間見風

雅藍田煙霞生球琳胷中礮磊政湏酒東海可攬北斗

斟○吾聞李元中學為古人青出藍眉宇之間如太華

一段翠氣連終南並山谷驥之子鳳之雛炯然一段清冰

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淮海維揚一俊人金

章紫綬照青春指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似鬼神湘

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借寇恂朝覲從容問幽友忽

云江漢有垂綸並杜君材於用無不宜醫無問之珣玕

琪會稽竹箭梁山犀賈而不售君不疑亦不自以為珍

奇呂居眉間爽氣照秋色山水頓覺生精神胷中撐拄

萬卷書對客傾寫如崩雲熈文章一代喧高價忠直三

朝受聖知帳下軍容森劔戟門前行客擁旌旗雲籠古

霧黃榆暗雪滿長江白草衰出去暫開龍虎幕歸來灑

古鳳凰池鬢邊未有一莖白陶鑄蒼生固未遲黃覺詩劉貢父

詩當年志氣壓朱雲老作吾皇諫諍臣章疏罷封無事

日朝廷猶指直言人起詩野館光泉石講易秋堂動鬼神王禹澗松無心古鬢鬣天球不琢中粹温落筆塵沙百馬奔劇談風霆九河翻○日臨天閑豢直龍新詩得意挾雷風我貧無句當二物看君倒海取明月並山谷韻如秋水初含風秀出蘭芽新茁叢人間何從有此客妙語屑玉霏無窮共惠君材有如切玉刀見之凜凜寒生毛願隨壯士斬蛟蜃不願腰間纏錦條東坡猶拱北辰纏寇盜欲傾東海洗乾坤文章曹植波瀾闊服食劉安德業尊杜甫鸚在卿雲冰在壺代天才業共許謨昨夜星辰回劔履前年風月滿江湖趙坡冰雪照人蘇季子幅巾短褐在山林曾中涇渭自派別蹊下桃李成清陰珠藏老蚌夜光逸豹隱南山春霧深僧善權范候渥洼種出水已權

竒失身肉馬群俛首枯豆箕張彥實六符搖斗極八坐冠文章規憲存中府勲庸入太常石曼卿天為國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擁雲臺浩瀚深謀噴江海縱橫逸氣走風雷○朝見裴叔則朗如行玉山黃河樂天走東海萬里瀉入曾懷間○承恩初入銀河門看書獨在金鑾殿龍駒雕勒白玉鞍象牀綺食黃金盤並李太白五百年中降岳靈神仙風骨鶴儀形劔光帶日衝南斗鵬翼翻雲起北溟○八表順風均雨露四溟隨劔息波濤手扶北極鴻圖永雲捲長天聖日高未會漢家青史上韓彭何處有功勞杜光庭躡履三千皆後學搏風九萬是前程名將日月同時朽身出山河應世生方曾立玉墀聯近侍新持金節領諸侯屠龍伎倆終須用探虎功名未肯休孔常子

雖軀幹少老氣橫九州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讎杜詩
魂躔斗壁醉力撼蓬萊剖山無鵲印傾廐盡龍媒楊邦
基今年方十九美如濯濯春風柳龍章鳳姿本天然金
馬玉堂如固有酒闌愛捉玉麈尾玉色已同批誥手高
燒銀燭擁紅粧看君落筆龍蛇走能驅清景入秀句萬
象奔趨不敢後人疑錦綉纏肺肝不然筆端應有口但
恐功名纏縛人少年天子須師友僧慧穎士聲名動倭
國樂天詞筆過雞林節旄零落氈吞雪辨舌縱橫印佩
金孫莘老和韻如風蟬蛻塵垢氣如春容在楊柳風流
翰墨俱細事自是吾家道門友冷撥爐應對夜語久雲
灰消盡紅金斗君才合在殿閣間簿書惟中不應有且
置玉堂風雨筆來試牛刀霹靂手汪彥點檢金閨彥飄

零玉笋班尚令清廟器猶隔鬼門關高秋風十驛望台
星想見冰壺照坐清零雨已回公巨駕挽鬚聊聽野王
箏三朝元老心方吐四海蒼生耳已傾白髮故人來一
別却歸林下看升平魏泰別張天覺我公大與英雄表龍章鳳
姿照魚鳥但令端委坐廟堂北狄西戎談笑了坡與張
漢家太史宋公孫謾逐班行謁帝閣燕領封侯空有相
蛾眉傾國自難婚家徒四壁書侵坐馬瘦三山葉擁門
安得風帆隨雪水江南石上對雲樽山谷和平生四海
蘇太史酒澆不下曾崔嵬黃州副使坐閑散謀疏無路
通銀臺○曾蟠萬卷夜光寒筆倒三江硯滴乾大似不
蒙稽古力只今猶着侍兒冠○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
張子筆瑞可以回萬牛自我得二士意氣橫九州道山

白虹何事與秋螢爭光蒲葦叢並山霜蹄千里駿風翻

九霄鵬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騰補三公歷拜榮無敵

二府更居貴莫倫籍李道古文章金獄鸞出群行上玉麒

麟補三陪藻宴簪裾上五對龍顏日月邊劉長少時解

奏三千牘老去猶蟠十二經田元一片靈臺掛明月萬

丈辭焰飛長虹杜氣與神兵上牛斗詩如晴雪灌江漢

山風流要是賢公子白誓仍為美少年韓中朝駙馬何

平叔南國佳人陸士龍陳羽狗監傳新賦雞林購近詩○

氣纏霜匣滿冰置玉壺多○紫誥鸞回紙清朝燕賀人

○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

並杜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樂直如朱絲絃清如玉

壺冰選劍戟明山雪旌旗濕海雲惠清秋一鶚上拭目

萬人看陳無已

吉兆

白鹿夾轂鄭洪為淮陰守有白鹿夾轂而行洪怪問主

簿黃國國賀曰聞三公車幡畫作鹿明府當作宰相後漢

合兩舟升天劉穆之夢合兩舟為船施華蓋升天有一

姥說之曰君必居端右言訖不見後至僕射異苑

夢捧日唐楊炎夢登山視日光赫然以左右手捧之後

登相位宣室志

雙旌燭影唐淮西用兵劉沔為小將軍頭每捉生踏仗

因月黑風甚沔行十餘里因坐睡有人覺之授以雙燭

曰君方大貴但存心此燭在即無憂也沔後拜將常見

燭影在雙旌上 酉陽書

兩炬前引段文昌嘗佐韋臯為成都館驛巡官攝靈地

尉羸僮劣馬奔迫去靈池六七里昏黑路絕人行忽兩

炬前引更呼曰太尉來及入郭門兩炬皆滅文昌後作

丞相封鄒平公 錄異記

飛蟬集冠朱异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

武冠侍謂蟬貂之兆後至散騎常侍又遷侍中

夢錦半臂唐竇參為御史中丞夢德宗以文錦半臂賜

之參曰半臂股肱之衣其遂登此位後數日果大 出

花錄

夢賜褥席梁劉世隆為大將軍子慶遠亦為征虜將軍

子津嗣慶遠嘗謂津曰昔吾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

典台司今吾又夢以褥賜女女必光我宗至是慶遠亦

繼世隆焉 南史

柳神九列君唐李固言未第時嘗行古柳下聞指聲問

之應曰吾柳神九列君也用柳汁染子衣科第無疑得

藍袍當以棗糕祀我固言許之未久狀元及第 三峯集

夢取中穗禾蔡茂為廣漢守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

茂取之得中穗復失之以問郭賀賀慶曰大殿者官府

之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也得取中穗是中台之位

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也衮職有關

君其補之旬日代戴涉為司徒 本傳

蝦蟆天使唐李揆未相時夜見一大蝦蟆占之曰蝦蟆

天使也吉兆也未幾拜相 宣室志

樵得貂蟬江淹孤貧採薪以養其母於樵所得貂蟬一具母曰此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可留待得侍中着之後遷中丞南史本傳

蘆三節唐李全忠為棣州司馬有蘆生其室一尺三節別駕張建曰蘆茅類茅土之兆也傳節者其三世乎果如其言雞跡集

三蘆慕容寶與韓黃李根等檮蒲寶誓之曰檮蒲有神若富貴可期願得三蘆於是三擲皆蘆袒跣大叫杜詩

夢八翼上天陶侃少時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而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闔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其左翼後果都督八州握強兵潛有窺窬思折翼之祥乃止本傳

旌節花開唐王侍中處回一日有道士携花子二粒種之遂巡花漸長漸開已乃爛然道士曰此仙家旌節花也公當富貴之兆處回官至太傅野人閑話

堂柱生槐韓偓字龍光家堂柱生槐枝甚而茂旣而偓秉政本

鳩入懷得銅鈎張氏世為功曹晨起當朝有鳩從承塵上飛下欲取飛上者三功曹朝還正坐曰鳩為我禍耶當往承塵上為福耶入我懷中鳩飛入懷探得銅鈎因以帶之官至數郡子孫或至九卿三輔故事云何氏策張氏鈎張氏肥何氏瘦肥貴瘦賤故二族以鈎策占吉凶以肥瘦知貴賤令並失鈎策南北微矣並職官分紀
鏡影成相字宋璟未第時日中覽鏡鏡影忽成相字璟

獲得沼潭工奄瓜貧采折以養其子全集并尋名龍一

因此自負後果如志 職林

頭上焰光江淮間有術者姓吳術甚精有赴宏詞者謁

之吳曰公是何人頭上有焰光高一丈其人對以實曰

必高第 唐宋史

溝起為岸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門

前溝忽起為岸其夕有通名自稱徐伯玄感君之惠仲

堪因問門前之岸何祥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

為州言終而沒後果為荊州刺史 本傳

十倍售畚王猛少貧鬻畚為事嘗至洛陽有人置畚曰

家在此可隨取直隨至深山中見一老翁坐胡牀從十

許人引猛進曰大司馬公可進猛拜翁曰王公何緣拜

即十倍售畚送出山顧視乃嵩山 晉中興書

三遇異人李德裕自言三遇異人故入禁苑居相位領

節制皆與之協不差歲月惟謫南荒未嘗有知之豈禍

患不可移神所祕耶 職官分紀

蜺龍五代侯顛十三四歲嘗寐於簷下天大雨有虹自

河貫于弘實口良久沒及覺母問有夢否對曰適夢入

河飲水飽足而歸數月有僧詣門母呼弘實請僧相之

僧視之曰此蜺龍也官必顯榮同光三年弘實從興聖

太子收蜀節制夔州 監戒錄

虎取驂去韓祭張員外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

以我驂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負其徵我

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 驂驢子也驂不

取而去疑其亨也故來寅望徵猛獸果信者惡取驂果

亨遂有府掾之命不待禱而有憑也 韓退之集

江瀆廟知宰相來文潞公少從其父赴蜀州幕官入江瀆廟廟祝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洒掃明日有宰相來官人豈異日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為成都當令廟室一新慶曆中公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謁廟有感方經營忽有大木數千章蔽流而下取以為材廟成邵氏錄

左顧龜晉孔愉放龜於餘干溪中龜左顧後有功封餘干亭長及鑄印龜左顧更鑄猶然愉悟佩之本傳

檢書蒼頭本朝石元懿熙載遊嵩陽道中遇一叟熟視之曰真太平良弼也吾幼為唐相房元齡檢書蒼頭公酷似房公語訖即滅太宗朝石為左僕射談苑

夢神授大小二筆五代馬裔孫初為河中從事因赴闕

宿邏店其池上有邏神祠夜夢神人授二筆一小一大為翰林學士洎為相入中書治事吏奉二筆大小如夢者

擲柱入穿劉穆之遷丹陽尹與弟子飲宴廳事柱上有一穿穆之謂弟子曰汝等試遙擲此柱若能入穿後必得此郡穆之諸子並不能中惟秀之獨入焉並職官分紀

門路今容長戟旗幡晉王濬字士得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有路廣數十步曰吾欲使容長戟旗幡眾咸笑之後果以平吳功仕至大將軍

玉龍池鄭獬未貴時病瘟夢至一處若宮闕有吏迎謁甚恭公謂吏曰吾思涼浴吏云已為公辦矣引至小池甃以明玉水灑灑公乃坐甃上以水沃身俄視兩臂生

鱗視水中影則頭已角公驚遽出吏云此玉龍池也惜
乎公不入其中入則為宰輔乃覺後登第為詩落句云
霹靂一聲從地起到頭身是白龍翁青瑣鄭獬傳

紫微二字王欽若昔年行莆田道中宿於村舍起視天
中有赤文成紫微二字光耀奪目後貴顯每設壇禮神
必朱篆紫微二字以表焉青箱雜記

音聲木都堂有古槐夜聞絃竹之音省中必有相者時
號音聲木因語錄

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之二十三

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之二十四

貴

東京貴莫比鄧禹自中興後累世寵貴侯者二十九人
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牧守四
十八人皇后二人東京貴莫比

七葉珥貂漢功臣惟金張二家親近貴寵比於外戚左
思詩云金張藉舊業七葉珥貂蟬文選

五侯漢成同日封舅五人譚商根立逢時為侯世謂之
五侯元后傳

八居九列四登三事劉寵自會稽太守罷歸八居九列
四登三事

三世僕射唐高士廉遷右僕射三世居此官人榮之傳

持麈簪筆張安世持麈簪筆事孝武數十年注近臣負
麈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記也趙克國傳

擊鍾鼎食張柬之謂宿衛將李多祚曰將軍居北門幾
何曰三十年矣將軍擊鍾鼎食貴重當世非先帝恩乎
曰死且不忘多祚傳

流水游龍後漢顯宗馬皇后詔曰前躍龍門上見外家
問安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皇后記

芝蓋桂室北齊邢子才廣平王碑文云侍講金華參遊
銅雀出陪芝蓋入奉桂室分紀

印纍纍綬若若漢石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
宗為黨附者得位民歌之曰牢邪若邪五鹿客耶印何
纍纍綬何若若耶若若長貌石顯傳

佩六國相印蘇秦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
六國相印乎

樹旗旄羅弓矢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云其在外則
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
物夾道而疾驅才俊滿前導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
繁其在內則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慧中飄輕
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
而取憐丈夫之遇知者之為也

龜組之華齊孔雉圭為王敬則讓司空表云遂得北帶
五州東跨六郡內亞二鼎外齊四岳蟬佩之映則左右
交輝龜組之華則縱橫吐耀輕輪徐送則車騎如雲飛
蓋暫停則歌鍾成列捲金龍吹鬱其前鳴笳鳳管疊其

後

東省南宮王績云左貂右蟬榮冠東省掌壺負壘望重

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瑣步武生光豐屋華

棖鳴鍾列鼎文粹

紫霄樓月梁書庾肩吾武陵王拜儀同三司章曰臣宅

慶紫霄聯依皇極地均栖月既無迹以成高仕若乘風

故不行而自遠

豐貂步文昌梁何敬容為尚書令以罪免復起謝郁致

書戒之曰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

昌聳高蟬以超武帳

八貂唐顯慶中置散騎常侍二人始有左右之名並金

蟬珥貂左常侍與之八貂並分紀

五鼎成列王維張公碑云重組累印珥香貂乘朱輪勝

衣則綺襦紉袴通籍則玉瑱青墀動則兩驂如舞坐則

五鼎成列文粹

鳴珂里張嘉貞為相嘉祐任金吾民弟每朝軒蓋駟導

盈閭巷世號所居曰鳴珂里嘉祐傳

膏梁華腴唐柳芳氏族論曰三世有三公曰膏梁有令

僕曰華腴

貂拂帝手宋文帝元嘉中王嘉王曇首並為侍中與帝

接膝共語貂拂帝手拔貂置案上語畢復插之分紀

狗尾續貂晉趙王倫既篡位雖奴卒厮役亦加爵位每

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

陳省華三子列侍諫議大夫陳省華華蜀人三子堯叟

堯佐堯咨皆登進士而伯仲為天下第一晚年與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堯叟知樞密院次子直史館小子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省華曰學生侍立常也士大夫以為榮 澠水燕談

三參政二侍郎燕山竇萬鈞五子儀儼侁僖皆登第馮道贈之詩曰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竇為尚書每對客即三參政一侍郎一起居皆侍焉天下榮之 黼談

一門二相六內翰本朝呂蒙正夷簡一門二相二十年居政府又文靖公子公弼公著公亮公儒俱為內翰長有名德○又賈黃中昌朝一門二相 青瑣集

三十二拜相本朝王溥二十六歲狀元及第六年拜相年三十二罷相歸班時四十二在具慶下其父見客公

以前宰相侍側無惰容客不安席引去甚衆 退朝錄

王韓二族為盛初翰林學士彭乘不訓子弟范宗翰上啓責之曰王氏之琪珪玘瓊器盡璠璣韓氏之綜絳績維才皆經緯非陰而得由學而然謂王氏皆以玉為名故云今天下衣冠子弟取高科者王韓二族為盛 國史

重金疊蓋重金謂金帶上垂金魚疊蓋謂重戴 退朝錄 初兩制出入皆重戴 歸田錄

富

三致千金范蠡善治生十九年三致千金 史記貨殖傳

載金一舸唐馮盎豪俠入朝載金一舸自隨

歲俸二十四萬緡郭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

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可勝紀

牙籌王戎田園水磴周遍天下自執牙籌晝夜筭計而
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盲之疾有好李賣恐人
得種鑽其核以此獲譏並本傳

錢愚梁武帝弟蕭宏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
掛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武帝見之計錢三億餘萬武
帝少子綬作錢愚論譏之南史

錢癖和嶠富擬王者人謂之錢癖

地癖唐李愷善殖產伊州有膏腴田都至關口田疇彌
望謂地癖

銅臭後漢桓帝時鴻都賣官崔烈用錢五百萬為三公
謂其子曰我為三公議者以為如何子到曰衆嫌大人
銅臭

守錢虜馬援云凡殖財貴能賑施否則守錢虜耳

多田翁盧從愿為刑部尚書占良田數百頃玄宗薄之
欲以為用者屢矣卒以是止時號多田翁並本傳

張車子錢周犍貧夜耕困臥夢天公過而哀之勅外有
以與司錄案籍此人相貧限不過此惟有張車子錢千
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千寶搜神記

李窟郎崔昭生崔芸李兼生窟郎堆錢一百屋破散何
披猖今雖未即死飢凍幾欲僵杜牧詩

以富死獄陳子昂父世高貲子昂解官歸縣令段簡貪
暴聞其富欲害之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
捕送獄中子昂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
乎果死獄中

錢聲如牛五代表象先子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常有聲如牛以為妖勸其散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者求其類耳宜益以錢聞者以為笑並本傳

黃金多漢高祖賜陳平黃金四萬斤以間楚梁孝王未死時府庫黃金四十餘萬斤王莽敗時省中三十萬斤遺匿者尚十許漢書

塢中金二三萬董卓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及卓死塢中金二三萬銀八九萬奇玩雜物山崇阜積不可知數魏志

奢

肉擡杆肉屏風唐宰相楊國忠家富凡有賓客設酒則

不設擡杆令妓女各執其事號曰肉擡杆又冬月則令妓女圍之號肉屏風

香聞數十里楊貴妃得寵兄銛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聯亘治錦繡琢金玉者大抵千人變化若神仙每帝幸華清宮五家隊合烟若萬花川谷成錦繡遺鈿墮鳥琴瑟珠玕狼籍于道香聞數十里

烏羽澤米韋陳逍遙公性奢縱侍兒列左右常數十窮治饌羞以烏羽澤米每食厨中所棄猶不減萬錢以五采牋為書使侍婢裁荅授意而已並本傳

玉釵直七十萬錢王涯居右位竇氏女歸請玉工化真釵錢七十萬王曰七十萬錢豈於汝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後釵為外郎馮球妻首飾馮為賈餗門

人賈有奴頗橫馮愛賈召奴責之未幾馮晨謁賈賈未出有二青衣齎銀盃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盃馮悅盡飲之俄暴卒賈嘆惜不知其由

柳玘傳

廁有紋帳網纏劉寔以貧儉素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

紋帳網纏甚麗內婢持香囊寔退走謂崇曰誤入卿內

崇曰廁耳

崇傳

非萍藿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而辦每冬得韭萍藿愷常以此為恨

奢儉不同寇準知鄧州自少年富貴不點燈尤好夜宴

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

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祈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

燃燭油燈一炷營然若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

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祈公壽考終吉萊公晚年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不幸亦為可戒也

歸田錄

詩君家稻田冠西蜀擣玉揚珠三萬斛寒江流水起書

樓碧瓦朱欄照幽谷傾家取樂不論命散盡黃金如轉

燭惟余舊書一百車方舟載入荆江讀

坡詩

知遇

獵見太公太公姓姜字子牙行年八十不遇於渭水之

濱垂釣周文王出獵前期卜之曰所獵獲之物非熊非

羆非虎非龍乃帝王之師文王至渭水見太公因與之

語見其賢乃與同載而歸以父禮師之伐紂之策遂有

天下史記

挂天邢君牙唐邢君牙為隴右節度使有進士張汾不

待賓司引報直入見君牙君牙方怒宴設司欠錢汾起
曰汾在京師每聞京西有邢君牙上拄天下拄地今日
於汾前與設吏論錢君牙甚作更與汾相親贈五百縑

乾牒子

墮甌孟敏客居太原甌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
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異之因勸令學十

年知名 林宗傳

解驂齊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遇之途解左驂贖之
載與歸石父曰君子屈於不知已而申於知已 史記

倒屣蔡邕竒王粲聞粲至倒屣迎之既至容貌短小一
坐盡驚曰此王生也有異才吾家書文盡當與之 魏志

擁篲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前驅築碣石之宮親師之 史記

堂下一言叔向適鄭驪蔑心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
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驪明也下執

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遂如故知 左傳

說項斯楊敬贈項斯詩云幾度見君詩盡好及觀標格
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

蜀道難李白自蜀來京師以所業謁賀知章覽蜀道難
一篇曰子謫仙人也因薦之上 本傳

崆峒叟元昊叛時關中士人姚嗣宗寫二詩於驛壁云
踏碎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布衣能効死可惜作窮人○

百越干戈未息肩九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不語
靜聽松風白曰眠韓忠獻竒之遂奏補 分紀

長安客有一庸生持一詩謁杜朴公曰昨夜雲中羽檄

來案兵誰解埽氛埃長安有客面如鐵爲報君王早築臺邨公亦異之奏補一尉曾中無物未幾貶去

湘山野錄

文富二公皆出呂氏門富鄭公之父甚貧客呂文穆公

蒙正門下一日白公曰有兒子十歲許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大祝公許之其子韓公也支穆公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供給甚厚後鄭公兩入相及文靖公夷簡亦知人文潞公自兗州通判代歸文靖一見竒之問潞公曰有兗州墨否携以來明日潞公進墨文靖熟視久之欲相潞公手也薦爲從官出將入相五十年文富二公皆出呂氏之門

韓歐張三公知老蘇自雷簡夫始老蘇先生里居時雷簡夫爲雅州獨知之以書薦之韓忠獻張文定歐文忠

三公皆有味其言也三公自簡夫始知先生簡夫長安人以遺才命官其文亦竒上韓忠獻書云不獲措版約袂疾指讀洵文於几格間以豁公之視聽也上張文定書蘇洵乃天下之竒才今人欲檠珠蘘芝躬執七筋飲其腹中恐他饋傷上歐文忠書必若知洵不以告人則簡夫爲有罪

國士無如富弼富韓公初遊場屋穆修伯長謂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鳴也果禮部試下西歸次陝范文正公尹開封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見文正辭以未嘗爲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久爲開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宴元獻公爲相求婚於文正文正曰公之女若嫁官人某不敢

知必欲求國士無如富弼者元獻一見大愛之遂議婚
公亦繼以賢良登第並聞見錄

請不稅農器呂夷簡通判濱州王文公問王沂公曾曰

君識呂夷簡否曰不識也他日又問如初沂公以其所
問對文正曰此人他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
知之曰吾亦不識之但以奏請得之如不稅農器等數
事也後卒與沂公並相龍川志

簡重貴相薛簡肅公奎知開封府參知政事明鎬為推

官奎待之甚厚以公輔奇之有問何以知其必貴公曰
為人端肅言簡而理盡凡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
後果至參政歸田錄

范蜀公廊廟人薛簡肅公知成都府范蜀公方為舉子

一見愛之館於府第每曰范君廊廟人也公益自謙乘
小駟至銅壺閣下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帥客也
簡肅公還朝載蜀公以去或問自成都府得何奇物曰
吾得一偉人耳後為賢從官聞見錄

貴人識貴人呂夷簡為布衣時馬尚書亮一見知其必

貴以女妻之馬公知江寧府陳恭公執中經過馬接之
曰寺丞他日必至宰相曾諫議致堯一日太李侍郎虛
已坐上見元獻晏公曰奉禮他日貴甚呂許公夷簡為
相文潞公進謁許公改容接之曰太博過於我位貴人
識貴人筆談

不遇

郎潛三葉不遇漢武帝至郎署見一老郎眉毛皓白問

何為郎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本傳龐眉而郎潛号張衡賦孟浩然唐孟浩然與王維善私邀入內院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寔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浩然出帝問其詩自誦所為至木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命放還山

崔顥崔顥有文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顥至獻詩首曰十五嫁王日豈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並本傳

窮猿投林晉李充家貧求出外除剡縣令語人曰窮猿投林豈暇擇木

貧賤

簞食瓢飲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論孔子謂顏淵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為桑麻鼓琴足以自娛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不願仕也

蓬戶桑樞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上漏下濕正坐而絃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往見憲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為病憲對曰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有愧色並莊子

葭墻艾席梁書安城康王秀傳云或葭墻艾席樂在其
中矣

繩樞甕牖賈誼過秦論云繩樞甕牖之子材能不及中

庸

斗升之水莊子家貧往貸粟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貨子三百金可乎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中道有呼者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問之對曰我東海之波神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將南遊吳越激西河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斗升之水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索我於枯魚之肆莊子外物篇數滴之泉于頓鎮襄陽鄭大穆以書投之曰分干樹一葉之影即是陰濃減四海數滴之泉即為膏澤于公依索數半與之雲溪友議

門多長者車張負隨陳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蕭為門然門多長者車轍

門外可設雀羅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賤交情乃見一富一貴乃知交

態漢鄭當冷官門外可張羅坡次楊褒詩

貧無錐馮山香巖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尚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地也無卓傳燈錄

肘見踵決曾子在衛緼袍無表正冠而纓絕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決莊子

短衣不掩脛長鑣長鑣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為命黃精

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

女吟四壁靜老杜詩

車如雞栖朱震字伯厚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

風朱伯厚

陳蕃傳

白杜衣百結董威在洛湯隱居白杜以殘絮縷帛為衣

號百結衣

逸士傳

袖詩見張韓賈島初見韓退之及張籍有云袖有新成

詩欲見老張韓

脫羊裘高恭之曰生當夕脫羊裘朝佩珠玉

後魏

檳榔省酒

劉穆之世貧往妻兄江氏乞食食畢求檳榔

江氏戲曰檳榔消食君嘗飢何須此後為丹陽尹乃以

金盤貯檳榔一斛以進妻兄

南史

不索檳榔常晏食

蓬蒿偏人

張仲蔚平陵人所居蓬蒿偏人

王輔

仲蔚愛

窮居蓬宅生蓬蒿

陶淵明詩

貧賤驕人

魏文侯師田子方太子擊逢之引車下謁子

方不為禮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曰

亦貧賤者驕人耳諸侯驕人失其國大夫驕人失其家

貧賤者行不合則去之楚越如脫屣

史記

富不如貧向子平讀易至損卦喟然嘆曰吾已知貴不

如賤富不如貧未知死何如生耳

後本傳

鬼笑劉伯龍貧窶尤甚常營什一之利忽見一鬼在傍

大笑伯龍曰貧困固有命乃為鬼所笑

南史

兒號寒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

何裨

韓文公進學解

晚食當肉

齊王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

衣服麗都蠋辭曰王生於山制璞則破焉士生於野推

選則祿焉然而璞不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當肉

安步當車無罪以當富貴蠋可謂安於貧者也未飢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唯晚食為然東坡
舌耕賈逵通經門徒來學獻粟盈倉或云逵非力耕乃舌耕拾遺

視城墨甲水硯者城池也筆者乃稍也墨者甲兵也心意者將帥也墨訣書數

筆耕舌織唐王勃能文請者金帛盈積人謂勃舌織而衣筆耕而食張著盛事

食麥少年辛苦如食麥老境清甜如啖蔗誠何異食麥甘不知是茶苦樂天

抱添丁看花玉川先生真可憐一生醜酒無一錢病過春風九十日獨抱添丁看花發坡詩數日不食行可忍

索我抱看滿樹花盧仝示添丁

借車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全無一物孟郊詩

食破硯我生無田食破硯邇來硯枯磨不出坡詩

處窮藥方東坡云吾聞戰國中有一方吾服之甚效其

藥有四味一曰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富三曰安

步以當車四曰晚食以當肉若此則可謂善處窮矣

拆海圖牀前兩小女補綻繞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綉移

曲折天吳與紫鳳顛倒在短褐杜詩

藁席張晨為京兆功曹冬月無被惟有禾藁一束暮鋪

蓋臥旦則收之

孫叔敖子貧問優孟楚孫叔敖病且死厲其子曰我死

汝必貧可往見優孟居數年貧困負薪逢優孟與曰我

孫叔敖之子也父死屬我見優孟孟曰若無遠遊有所
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笑爲敖像楚王與左右不
能別也以爲孫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優孟請歸與婦計
三日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
之相楚得以靈本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必如
孫叔敖不如自殺楚王於是召叔敖子封之寢兵四百
戶以奉其祀史記

窮巷掃軌漢陳平家乃負郭窮巷後巷杜門掃軌無所
及

無友之嘆東坡謫居海外與程夫侔書云此間食無肉
病無藥屋無居出無友

寒聲王文正公姪王質在相門弗驕弗華以貧爲寶

文正爲舍人時家甚虛嘗貸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
所乘馬償之公得其券示家人曰此前人清風吾當不
墜又得顏魯公爲尚書時乞米墨帖刻石遺親友間其
雅尚如此故所至有冰藥聲墓誌

范文正補孫明復學職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
才上謁文正贈錢十千明日復謁又贈十千問何汲汲
於道路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
吾觀子才非凡客也一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吾今
補子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
是授以春秋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太山有
孫明復先生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索遊孫
秀才文正嘆曰貧之爲累大矣儻索遊至老則雖人材

如孫明復猶將汨沒也

東軒筆錄

早晚啗粥四塊

范希文修學時最貧在長白山僧舍煮

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劃為四塊早晚取

二塊斷薑數十莖酢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啗之如此者

三年

湘山野錄

割鷺股

我無置錐君立壁春忝作糜甘勝密割白鷺股

何足難食鷓鴣肉未為失

後山詩

夷白

南史李瀉謂古人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

傳本

詩李髯家徒四立壁未嘗一飯曾留客春寒茅屋交相

風傍墻捫蝨讀書策老妻甘貧能養姑寧前剪髻髮不典

書大兒得食不得魚小兒得禪不索襦○未論功活人

飽活不嘗得妻寒尚賓敬兒餓猶筆墨平生貸米家十

輩來薄責囊無孔方兄面有陳蔡色○君不見公車待

詔老詼諧飢來索米長安街君不見杜陵白頭在同谷

夜提長鑱掘黃獨文人古來例寒餓安得野蠶成繭天

雨粟並山君不如屈大夫夕食但秋菊又不如顏平原

米盡且食粥癡人要贏餘椒有八百斛錢有一百屋本

中身在秋湖天一角嶺猿洲鴈亦相哀他時相見柯山

下土銜芳薪煮芋魁盧本賣文為活翻今室倒懸荆扉

深蔓草土挫冷踈煙○不爨井晨凍無衣牀夜寒囊空

恐羞澁留得一錢看○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

南鄰客九月猶絺綌並老病多諳藥性年長信人愁螢

影竹窻下松聲茅屋頭○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

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盃。孟于多病

吳中一腐儒。新來鈇水照髭鬚。掃地靜憐黃吻婢。縛雞

賣遣白頭奴。廬無地可耕歸不得。有恩堪報死何難。流

年怕老相將去。百計求安未得安。褚到來難遣去難留。

著骨粘心萬事休。潘岳愁絲生鬢裏。婕妤悲色上眉頭。

長途計盡空騎馬。遠鴈聲初獨倚樓。更有相思不相見。

酒醒燈背月如鉤。李延壁多才又披天公怪。闕食惟應

爨婦知。杜叟挽衣那及脛。顏公食粥敢言炊。坡和柳借

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孟朝

飢臥聞東牀琴。東折兩三絃。其不止忍飢而已。寒不可

忍也。歐公脫使端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唐子煙

村舊業牽歸夢。雲屋孤燈照病身。王禹僧態盤飧雖笋

味道情欄檻。只松花野魏千里故園魂。夢裏百年生事寂

寥中。子暗天欲照盆。無水貧女如花鏡。不知施肩窮巷

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杜老舊屋但餘燒藥竈。破

囊猶欠買山錢。孟髯奴便了能沽酒。稚子添丁解灌畦。李建鄴江山千里遼。長安風雪一家寒。胡老妻稻下收

孟于 孟朝 孟和 孟借 孟借 孟朝

孟于

褚

廬

李延壁

坡和柳借

孟朝

王禹

唐子煙

野魏

施肩

杜老

李

胡

孟

孟

孟

不憂家更貧潘貧教謀事拙病使出言憂陶每因多事
日減却少年心○為農山澗曲臥病海雲邊杜醉中驚
老去笑裏覺愁來俗瘦肌寒帶粟病眼餒生花裴冷髮
不長黑貧交無久情杜荀老覺僧齋健貧還藥債遲姚
春非孤客事花在五侯門薛眼昏書字大耳重覺聲高
張孟郊天地窄楊朱歧路多石竹齋燒藥竈花瑱讀
書牀

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之二十四

